

近世先哲叢談正編卷下

備中

阪谷朗廬校閱

北越

松村操編述

○太田元貞字公幹。一字木佐。號錦城。加賀大聖寺人。

東京

錦城

生而穎異。五歲始識字。十一作詩。十三講說經

書

史

鄉里號曰神童。蚤從其兄伯恒。切劘家學。然不

書

三

為方技之人。父玄學精本遂有四方之志。是時

京都有皆川淇園。江戶有山本北山。一時稱大儒。

錦城乃西遊事淇園請益。不滿其意也。乃東行從北山質疑。亦不滿其意也。於是慨然欲求之古人。勵精刻苦。時年甫弱冠。舌耕為業。落魄無資。且遭歉歲。拮据大窘。

錦城見北山之為人。徃徃有不懂於人意者。乃與大島无害。山中怒之。俱投書絕交。既而漂游於二毛之間。險阻艱難。莫不備嘗。而其執志益堅。後再來江戶。下惟教授。

錦城志氣豪邁。不肯屈於人。貴富者寡遇。獨幕府醫官多紀。桂山容之。桂山博學洽聞。名震關東。而愛客下士。一時知名之士。多從之遊。而特嘉錦城才學。使其子弟受業。錦城名顯。都下者。桂山為掄揚也。

錦城學問淵博。百家之書無所不讀。而尤長於經學。密乎考據。上自先秦古文。下至後世雜書。苟有關經義者。莫不旁引曲暢。審其同異。辨其是非者。雖雅崇宋學。而至其說不合己意者。則糾駁無避。竟自建一家學。又至如老釋之書。占相之說。亦皆粗究其歸趣。四方之士聞風登門者甚多矣。

錦城容貌清癯。疎暢洞達。不設城府。不事矯飾。甚有

口辨。講說經史。雄辯如流。近取譬喻。解說爽快。使聽者躍躍興起。又於郡國利害。亦竊究其故。然獨好談邊塞事。至時世得失。則不敢妄議。曰。治亂之源。在入主奢與儉而已。

初水戶侯聞其奇材。將欲辟之。適有沮之者。而不果。吉田侯重禮招之。使為世子講說經書。遇之甚厚。世子嗣立。就封錦城。徙焉。明年乞暇再遊京都。搢紳學士。聽其論說。莫不驚嘆。

是時加賀侯。惜錦城北藩之產。而為境外賓師。屢遣使吉田侯請之。吉田侯不肯。乃倍其祿。禮遇逾渥。

然加賀侯請不止。不能峻拒。以命錦城。錦城亦以其父母之邦。起而應其聘。加賀侯授祿三百石。班。上士。不煩以職事。

錦城嘗論講武練兵。曰。威敵利器。固在弓銃。而養士。率之勇。莫如刀槍。或專恃長兵。而不知用短者。其俗必弱矣。

吳客江稼圃。來寓長崎。求錦城九經談。多紀桂山醫。賸。村瀨栲亭藝苑日涉。携還。

錦城嘗論明清革命。曰。天地淑靈精秀之氣。蔚勃磅礴。充塞于兩間。以生偉人者。豈中國之所專乎哉。

有時乎。鍾秀於中洲焉。有時乎。鍾美於夷狄焉。是故中古以來。戡定亂逆。以主于天下者。中國與夷狄狎出之。是其常也。何必惡滿清乎。詩書春秋惡夷狄。而尊中國者。惡其亂彝倫。敗禮法也。雖然。弑父弑君。兄弟相賊。父子聚麀。虎狼心。禽獸行。不知忌憚者。中國之人。世有之。是豈周公孔子之所尊乎。春秋之時。以秦楚為夷狄。然秦有穆公焉。楚有莊王焉。北魏孝文之恭謙仁孝。金世宗之仁厚儉素。元仁宗之溫潤慈儉。豈可以夷狄斥之乎。然則聖人之貴華而賤夷者。在其所行之華夷。而不在其所生之地也。儻以其生于邊隅荒陋之地。斥為夷狄乎。孟子有言。舜東夷之人。文王西夷之人。聖人亦在所斥乎。是呂留良曾靜之所悅。而豈古聖賢之意乎。嗚呼。中原有菽。庶民采之。螟蛉有子。蠃負之。天命靡常。唯有德者得之。而無德者喪之。則要可論其德如何也已。華夷天人之辨。措而不講。亦可矣。其識見如斯。

錦城有六子。長德厚嗣。仕加賀。以善擊劍稱。二子敦仕吉田。以才學聞。

錦城嗜詩。詩名亦著。所著有錦城百律。錦城詩稿。曉

發三島詩云。

滿天風露曉光清。殘月却擔鷄未鳴。一路淒然秋草裡。停轎幾度聽蟲聲。

○藤田一正。字子定。號幽谷。通稱次郎左衛門。水戶人。

藤田氏之先。蓋出自參議小野篁子孫。世業商。居水戶下谷。幽谷幼而穎悟絕人。初受句讀於志水元禎。日誦數百言。後師立原東里。學業日進。年甫十三。為長赤水壽序。讀者嗟異。稱為神童。東里奇其才。薦為館生。時年十五。文公就藩。數召見。令為詩。

文以試之。授筆立成。公大奇之。累進祿秩。其後召至藩邸。侍讀國史。既而坐言事。免職。數年再入史館。與編修及文公補志表。命幽谷專掌其事。武公時。擢為小納戶。總裁編修事。無幾遷郡宰。兼編修。及公獻新刻國史於天朝。代公為表。後罷郡職。再為總裁。食二百石。

幽谷為人豪邁。而有至性。少喪父。服心喪三年。為世所稱。性嗜酒。有邀之者。對飲酣暢。不擇雅俗。盡歡而止。人以此愛之。

幽谷成童時。著讀孝經。長赤水示之清人程赤城。赤

近世朱子書言卷一
城大嗟賞。致書云。以吾土之大。妙年屬文。固不乏其人。然至論經義。則寥寥。豈聞貴國得才。實可貴也。

幽谷教人專在忠孝。成童讀保建大記。憤發興起。從此好讀書。倍他日。十八歲著正名論。言君臣大義。其教子弟以忠孝者。本於此也。

幽谷好誦古人歌詞。常謂詩言性情。漢唐之詩。猶周詩三百。人情風俗。瞭然可觀。可以感發興起人之志意。皇朝之歌。亦猶漢唐之詩。自古事記書紀所載。而及萬葉集以下。歷朝選集。可使人感發興起

者。為不訛。然至末俗之弊。則貴綺麗。務纖巧。中弄之言。淫猥不可道者。比比有之。乃欲使門人鈔錄。其切於人倫。裨於風教者。題曰葦原集。未果而終。幽谷不喜臧否人物。授資治通鑑。而不及綱目。歷史綱鑑等書。謂綱目書法甚嚴。然其所附載書法。發明等。多譏議古人。令少年讀之。其弊議論太過。責人苛酷。恐失忠厚之意。甚至好稱人惡。綱鑑等亦然。又謂山崎氏之書。其興節義之氣甚佳。然所論過密。使人心狹隘。疾不仁己甚。非所以長養德器也。

幽谷專力正學。不好曲藝小技。而視記聞俗學。與雜藝等。素不喜晉人清談之流。尤惡老莊之學。謂老氏陽唱恬澹無為。陰自恃聰明。貴智術。不欲踏古人轍迹。非議聖人。別立一箇之見。其流為申韓。司馬子長以申韓與老莊同傳。可謂卓識。故幽谷說老子之書。與王弼等復別。戲謂人曰。我欲造老子像。擊其頭為節。以說其書。而其所解說。皆前人所未發也。

幽谷每誦陶淵明語曰。好讀書。不求甚解。每有意會。便欣然忘食。讀書求甚解。其能實解之者。蓋鮮矣。但其有意會。而至欣然忘食。雖不甚解。而實能解之者也。又曰。咀嚼二字。讀書之要訣。讀書不能咀嚼玩味。忽忽者過。雖日誦十百卷。大抵不免為耳食之徒。又曰。古人謂眼光透紙背。是真能讀書者。若徒嘗古人糟粕。不能開活眼。以看破肯綮處。誦習陳言。踈迹所見。不過紙面文字。不可謂之能讀書者。吾謂能有咀嚼。而後眼光可透紙背。如此則意會忘食。亦在其中也。

古文尚書。孝經。孔傳。孔子家語。後人偽作。諸儒辨之。既有明說。幽谷蚤歲亦辨明之。有舜典二十八字。

考。又辨安國孝經序偽造之跡。鑿鑿有確據。時太
田錦城倡考證學。論說經義。大有所發明。幽谷每
推稱其博大。使門人騰寫其所著書。或使之游其
門而受業。是以門下之士。講論經書。有得於錦城
者亦多。錦城亦與幽谷相懽甚厚。嘗有送序曰。天
下之英雄。公與我而已。幽谷取善於人。不挾彼此
如此。

幽谷尤重君臣之義。恒語人曰。天祖垂統。天孫繼承。
奉三器。以照臨宇內。皇統綿綿。與天壤無窮。實如
天祖所命。是神州之所以冠四海萬國。天祖天孫

固與天一矣。世世相襲。號天津日高。騰極謂之日
嗣神天合一。與殷周配天。尚不免於與天為二者
不同矣。論國體。其大旨如此。

幽谷素憂邊事。當時不見干戈二百年。文恬武熙。無
復言兵事者。幽谷謂。滿清乾隆之西師。去今二三
十年。一水之外。用大兵革。如彼。雖海內無虞云乎。
而治安焉可恃。乃欲著西土詰戎記。以警發世之
安於無事者。屬稿粗成。遭多故。不果。

幽谷召來江戶藩邸。校訂大日本史。與高橋坦室議。
欲更題號。致書水戶諸子。時議論不一。其說不行。

而止。幽谷復與坦室議志。日後數年藩侯命修志表。遂與定議。為今之志目云。

幽谷以病終於家。享年五十三。有一男二女。男即東湖也。

○賴襄字子成。通稱久太郎。號山陽外史。一號三十六峰。廣島人。

山陽幼穎敏。嶄然見頭角。年甫十三。父春水祇役在江戶。作詩寄之。昌平黌教官柴野栗山見之。曰。春水有子。不教之為實材。乃欲使為詞人乎。宜使其讀史知古今事。而史自通鑑綱目始。會赤崎元禮

歸國。過廣島說之。山陽感奮。日讀綱目。然記治亂之大勢而已。書法發明等。不屑讀。栗山聞而益竒之。

山陽年十八九時。作蒙古來詩。或以示龜井南冥。南冥一讀激賞。貼之壁。每酒酣。輒朗吟稱快。山陽聞之。感其知己云。蒙古來詩曰。

筑海颶風連天黑。千艘艤舳來自北。笑殺碧眼蒙古兒。怛勝漫鼓圖南翼。嚇得趙家孤與寡。持此來擬男子國。相摸太郎膽如甕。防海將士爭飛鞚。倒檣為梯鷁退飛。兵捷已壓穹帳夢。磨厲

無期鑿大羊。昔將瑞德博乳漣。君不見風伯一
駟附雲濤。不使羶血饑日本刀。

山陽豪放不羈。遂以多病免仕籍。遊備後。寓菅茶山
塾。去游京師。遂止焉。初僑居車屋町。徙于銅駝坊。
于木屋街。又買家三本木村。稱水西莊。仰望巖岳。
俯臨鴨河。晨夕對坐。感悼古昔。鬱勃之情發於咏
言。庭中置一小草堂。稱山紫水明處。

聞父春水疾篤。時聚徒講莊子。投卷即發。晨夜赴之。
至則蔑及。遺憾不能自置。自是終身不復講莊子
云。

其執筆遣興。縱橫揮寫。人爭寶之。篠崎小竹曰。所謂
笑謔罵詈。皆成文章韻語。山陽在焉。

山陽為人癯瘦。體高眉蹙。眼采炯炯。望之有威。性峻
峭。不能包容尋常之人。常慨昇平日久。士氣不振。
故以氣節自持。亦以導人。其去國誓曰。已不能仕
父母之國。不復著朝服。見貴人。諸藩多聘之。皆固
辭不應。

日野大納言公資愛好文。時招都下諸儒。為文字飲。
聞其名招之。不往。其請至數四。乃陳野人不習禮
節。若許野服出入。乃賜予之際。無類臣禮者。則敢

奉命。公許之。乃往。諸儒中有議其傲慢者。山陽作書辭赴宴。略曰。襄受恩舊藩。義當委質致身。而少小多病。有所不耐。且天資疎狂。不能從物俯仰。得脫羈縛。放浪自適。喜平安山水幽秀。其文士總非仕途人。乃樂居之。託跡市陌。杜門戢影。除看竹尋花之外。未嘗與人相往來。自念既已不仕父母之邦。敢折腰於他人。不獨不仕。誓不踏王公之門。何則。踏王公之門。不可不穿仕者之服。執仕者之禮。是性所不能。苟能之矣。謂父母邦何哉。襄野人。本無求於王公。特感閣下之知遇。鞭嬾策惰。周旋至

今。今乃如此。則閑雲野鶴。何天不飛。何必勉已。所不能。俯學都人士之為。為天下高人所鄙笑哉。云云。公益敬其不屈。爾後獨召賜宴。

山陽時戲為畫。一大藩侯見而喜之。以其臣古賀穀堂寄絹二幅。請畫焉。山陽怒曰。以我為畫師乎。乃作二絕句。大書其絹返之。詩曰

磊砢橫胸不自持。吐為狂墨漫淋漓。此心應有故人識。敢向侯門喚畫師。

曾謝橫經弄翰儒。寧將餘伎待觀娛。胸中畫本猶堪獻。彷彿幽風七月圖。

山陽八九歲喜讀國字本古今軍記。至忘寢食嬉戲。又搏土作城郭軍營狀。既受句讀。晝夜不懈。嘗患眼。春水固禁之。陰讀不止。年十四五。一日因曝書。見東坡史論曰。天地間有如此可喜之文乎。

山陽喜聚古人名蹟。苦心購求。而至如書卷。僅僅數部而已。平日乞假讀書。讀畢。即還之。終身記而無忘。

山陽發咳嗽。咯血。群醫以為難起。因作咯血歌。以遣病中之悶。歌曰。

吾有二腔血。其色正赤。其性熱。不能澀之。明主前。赤光燦。向廟堂。微又不能滅之。國家難。留痕大地。碧弗滅。鬱積徒成磊。魄凝欲吐不吐中。逾熱。一旦喀出學李賀。難收糝地紅玉屑。或曰先生閱史。遭姦雄。追天罰。睢陽之齒。輒嚼齧。渠無寸傷。已自殘。憤懣遂致肺肝裂。或曰先生殺人。手無鉄。發奸擿伏。由筆舌。以心誅。心人不知。靈臺冥冥。潛陰血。吾聞此語。而未領。童子進曰。走意別。先生肉中本無血。腹中竒字。僅可剝。賺得杜康。爭載酒。劍菱如劍岳。雪雪大福。藏府受不起。溢為赤紫。戒饕餮。咄哉此意。慎勿說。

有二生請外史。山陽領之。後又來促曰。欲獻一權貴
焉。山陽正色曰。我史非權門納媚之具。竟不與。
外史之成。凡經二十年。既成。猶秘之家。白河侯樂翁
聞之。身禮厚幣。以請之。自是遂行于世。山陽上樂
翁公書曰。拮据二十餘年。藏之篋笥。未嘗示人。今
乃得閣下之寓目。以取信於天下後世。真意外之
幸也。襄雖無求於今日。而不無求於千百載云云。
山陽常用心者。經濟之學也。弱冠後。擬蘇氏策論。作
新策十餘篇。晚歲頗刪潤之。通議是也。先死三日。
忽曰。猶有不可不言者焉。即日草內廷篇。自題通

議後詩曰。

藝苑鴻文錯典墳。儒林閔議媿河訖。吾無周禮
橫胸裏。直據肝腸寫示君。

敬輿駢體含流動。和仲分篇見貫穿。跛鼈自知
千里隔。學文亦似上青天。

洪流日夜淺成深。未缺金歐自古今。策漢過秦
同一意。無人識得賈生心。

半生歲月酒中消。落魄耽詩鬢欲凋。小杜唯留
二論在。豈無身後李文饒。

陳編儘許口縱橫。敢趁諸公贊太平。未必語言

當救粟。且憑筆墨鬪蛟龍。

山陽詩務叙實際。不事虛設。尤長於歌行。喜咏史。雄渾動蕩。凌轢千古。雅言曰。余不欲詠物。詠物不若咏史。史中有無數好題目。皆可成真詩。舍之而曰雁字鶯梭。無為也。

山陽平生耽讀書。勤著述。常曰。謂我才子。未悉我者也。謂我能刻苦者。真知我矣。日夕置酒。必呼門生對飲。飲有限。限既盈。不過一杯。醉中好演平語。酒醒。輒挑灯讀書。至五更而後就寢。晝則已牌前。起。自收衾裯。掃戶牖。以為常。無寒暑一也。

山陽常談歷史。文章為樂。其病。猪飼敬所來訪。談及南北正統事。議大不合。敬所既去。山陽曰。苟以北朝為正統。豈以新田楠諸公為亂臣賊子乎。方言乏之時。目張眉軒。其慷慨激切。雖病不衰也。遂更著正統論。置之政記中。初論後。

山陽嗜伊丹之釀。尤愛號劍菱者。嘗赴日野大納言宴。曰。酒非伊丹之釀。不能飲。魚非琵琶湖之鮮。不能喫。

政記最晚年之作。記事多成于病中。病既革。曰。我死方逼矣。然猶著眼鏡。手政記。刪潤不止。忽顧左右

日。我將假寐。乃擱筆。不脫眼鏡。而瞑。就撫之。則已逝。

山陽經說歸主洛閩。而不甚墨守。要以通古聖賢立言。大意为務。其議論以適用為主。書名亦謙。四方爭索。絹素滿室。然是皆緒餘耳。

山陽接人。不設城府。直吐肝膈。人苟違其意。對面詰責。不少假借。改則止。未嘗毫介意。教門生甚用意。講書不抗聲飾辨。諄諄如談話。倦則吹烟喫茶。必摘發蘊奧。剖析妙旨。使人人了。然而後止。講經之席不肯列繙徒。

山陽自作己像。贊曰。身偃仰一室。而心閱百世之失得。不恤己鹽齏。而憂人家國。嗟是何物迂拙男兒耶。雖然。烏知無念此迂拙者之時乎。又曰。此膝不屈於諸侯。聊答故君之德。此眼竭之於群籍。不虛先人之囑。此脚侍母輿。二躋芳山。三踔大湖。四上下漢轡。而未曾踵朱頰之門。此口不飴殘杯冷炙。而此手欲援黔黎之寒餓也。所著日本外史二十二卷。日本政記十五卷。通議二卷。春秋講義若干卷。先友錄一卷。文集十卷。書後題跋四卷。日本樂府一卷。詩鈔八卷。遺稿八卷。文錄一卷。

山陽嘗如豐前觀耶馬溪。愛其勝景。圖以相傳。且為之記。自是溪名藉世。裹糧往觀者。往往不絕云。山陽娶石川氏。生四男。曰辰之助。曰號津菴。承宗家。曰又二郎。號支峰。曰三樹三郎。死國事。

○田能村孝憲。字君彝。號竹田。豐後岡藩人。

竹田幼好學。嗜詩。才思秀拔。稍長。學醫。非其志也。藩侯特命轉儒員。時年二十三。

竹田東來江戶。從古屋昔陽。岳東海學。專攻經藝。先是唐橋世濟撰豐後地理志。未脫稿而死。藩侯使竹田及伊藤寬叔卒其業。竹田居東僅一年餘。歸

與寬叔同脩其書。書成。藩侯以進呈幕府。而賜竹田寬叔時服。以賞其勞焉。未幾。竹田遊熊本。諸名士見而竒之。後又游京都。就村瀨栲亭學。栲亭視之極厚。居二年。還于岡。

竹田多病。不勝世務。懇請致仕。藩侯許之。更賜養老俸。以優焉。時年三十八。竹田自是不復講經史。優游養性。風流自命。以書畫為娛。數游京坂。而不好泛交。特與賴山陽筱崎小竹小石種園僧雲華等。締交厚善。竹田素多才藝。能詩文。又善書畫。旁及聞香喫茶之伎。莫不窮綜焉。我邦希作詩餘者。竹

田以為藝苑闕陷。夙刻意學之。竟撰填詩圖譜。刊布于世。小竹稱其自作詩餘曰詩餘中之猶龍。竹田於詩文書畫。雖為一時名輩。所許可。而其所得意者。以畫為第一。名輩亦以為然。山陽嗜畫。性高簡傲物。而於竹田畫。則嘉歎不舍云。

初竹田遊大坂時。有米山人者。善書畫。特喜竹田畫。曰我衣鉢。後來可附者。唯吾子耳。其夙被名士知如此。

竹田少讀白樂天詩。愀然感悟。乃作讀長慶集七古一篇。以述懷。李紫鎮一讀。凄然至泣下。詩云。

七八年前始咏吟。暗生塵世厭離心。爾來流轉東西路。單身得備嘗浮沈。今日扶病又吟咏。倍知厭離入骨深。行文不必要奇險。情真能徹石與金。至樂處藏至悲旨。極樂地包極衰理。狂言綺語七十卷。成佛因緣存此裏。小蠻細腰樊素唇。料知天女化現身。池上双鶴門前駱。他生應得變為人。聽之截斷煩惱苦。咏之解脫生死輪。信口吟了千萬句。漸施殘灯冷香獸。信悔茫茫東海東。生晚落在長慶後。一吟一更天欲明。復沾前淚未乾袖。

竹田嘗論畫曰。時人學書。不論巧拙。有所根底。畫史則否。水石屋舍翎毛花卉。從人請求。突然命筆。無所考據。盡取諸臆。不知古人規矩在何處也。傳者已妄。承者漫然。或試叩之。茫乎失其所答。流弊如何也。請少思諸。又曰。不患用筆不工。而患精神不到。用筆工者。特宜撫仿古人精神到者。自家立脚。○青山延于。字子世。通稱量介。號雲龍。一號拙齋。仕水戶藩。

祖興道以篤學聞。父延彝善繼其業。皆終於小官。雲龍幼而機警。三歲時。見人讀數名。竊默記之。延彝竒之。書方名及干支之類。於小簡。以授之。記誦如流。

雲龍稍長。受業立原萬。肆力文章。手寫柳文。文才大進。鎔裁卓絕。為時所稱。年二十餘。來江戶。與先輩平洲北山等。結交。時水戶藩文學隆興。高橋坦室。藤田幽谷。川口綠野。皆擅聲譽。雲龍與之齊鑣。竝驚駭。駭乎爭先。而至文辭。則皆推雲龍為壇長。

水戶文公親校大日本史。督課諸生。脩史表。雲龍撰神祇志六卷。以獻。初。父延彝脩神祇考。網羅群書。臚列衆說。以備史料。而雲龍據之。擷其精萃。一歸

簡淨。及文公薨。武公善繼遺志。督課史臣。雲龍撰禮義輿服二志。以獻。尋有大日本史上梓之命。始獻刻本二十六卷於天朝。雲龍與有力焉。

雲龍哀公時。補彰考館總裁。時年四十八。於是移家江戶。嚴立課程。校讎大日本史數歲。而上木者甚多。時鏤板未有藏庫。雲龍懼火災。屢以為言。有司咸笑其迂。雲龍累請。有司不得已許之。庫始成。遷刻板纔畢。而藩邸災矣。一時驚以為神。

雲龍建言請脩水戶藩史。哀公從之。命新開史局。脩藩史。任檢討筆生者數人。雲龍日夜拮据。每進一卷。哀公稱善。無何。稿粗就。體裁倣史記。自藩祖威公。迄文公。定為世家凡七卷。姬妾公族為家人傳。凡二卷。列傳凡十二卷。其他至儒林歌人孝子循吏藝術方技姦臣諸傳。總為三十六卷。命曰東藩文獻志。大抵係雲龍所脩。子延光時年才弱冠。亦任脩撰。列傳則延光所撰。居半。而刪潤未成。哀公即世。雲龍罷職。史局亦廢。故如其列傳。有未全備者。識者惜焉。

藩邸罹災。哀公避之。涵德亭。雲龍夜往。侯起居。近臣止之曰。涵德亭則後宮侍焉。誓御皆不得往。雲龍

曰。今日之事。安得以常例論。公獨與姬妾避災。而
近臣不得往。將何以備非常。乃見參政論辨。近臣
乃得待衛。

哀公未有繼嗣。雲龍憂之。上書論其事。公嘉賞。賜以
手書。未及評議。而公不豫。人心危懼。雲龍見執政
論之。不合。乃齎公書。詣宗室守山侯。極論之。侯深
然之。公尋薨。景山公子襲封。是為烈公。人心乃定。
烈公拜鹿島宮。歸路過齋女居。祠官請公拜。公顧雲
龍問之。對曰。齋女不為貴。奈何拜之。乃止。

執政藤田貞正赴江戶。雲龍賦詩送之云。相送仙坡

湖上亭。回頭鴻雁滿郊坳。到日君公如有問。為言
宿麥幾莖青。注云。近者官置園地。麥苗為鴻雁所
食。然官有嚴禁。不得驅去。民以為憂。故末句及之。
貞正尋白公。公為之弛禁。

烈公建弘道館於國。擢雲龍為小姓頭兼總教。雲龍
日登學館。孜孜不懈。既而患中風。瘳而復發。終於
家。享年六十八。

雲龍為人剛直嫉諛。不為流俗所容。而武烈兩公尤
優遇之。雲龍感其知遇。盡言無隱。左右或竊笑。以
為迂。而雲龍不顧也。

雲龍平生尤慨義公遺志未成。每日大日本史是公之事業。臣子奈何不力。故嘗著皇朝史畧。述歷朝概畧。又著文苑遺談。以述史臣之議論。刪定。又著詞林摘英。以表其詞藻。終身之業。莫非所以報義公者云。

雲龍又嘗欲輯東照宮以來事實。以為一書。編國史料數十卷。摘其大要。又撰明徵錄十卷。

烈公放鷹于小梅別墅。以所獲野鴨。賜雲龍。雲龍不勝感喜。即賦詩曰。

雄志常嫌狃宴安。平明跨馬下林巒。回風拂地

霜鷹疾。半月臨溝烟水寒。滋味新嘗君子賜。糟糠初飽野人餐。未有涓埃答殊眷。感恩豈帝管銘心肝。

拙齋小集云。甲午歲我上公。以臣延于所著皇朝史畧。獻于知恩院法親王。法親王獻諸天朝。以備乙覽。帝嘉之。使捷好報書法親王。上公以其書。賜臣延于。以為家琛。陪臣之榮莫大焉。臣延于不任感激。謹賦一絕。

誰道長安万里遙。一封瓊簡降雲霄。不是君恩深似海。史編爭得達天朝。

雲龍志氣軒昂。自負氣節。不以儒生自居。暇則擊劍舞槍。馳驅講射。以文柔為戒。生平常曰。予若遇豐太閣之時。當與群豪並駕齊馳。万户侯豈足言。其志氣之豪如此。

雲龍與山本北山書曰。延干自卍角。有志於斯文。然稟性不羈。不修章句。常以為寧為狂士。不為庸士。寧為瑜瑕。不為瓦全。以是求友。不見有一人同于已者矣。其后好文辭。乃稍知有祖徠者。大慕其氣節。讀其文辭。聞其餘論。未嘗不想睹其風采。又未嘗不為之搯擊。而以歎不與之同世也。若其文章

學術。雖有可議者。然其豪氣勃勃。豈近世學者之倫哉。既而自咎曰。噫。吾過矣。今世豈亡豪傑之士耶。顧我未遇焉爾。客歲予遊東武。迺始獲謁門下。於是知先生之文章氣節。冠冕一時。而大與世之所謂道學先生者異矣。不佞向謂。今世必有豪傑之士。先生豈其人歟云云。

水戶近郊有一瞽者。饑卧數日。路人不顧。雲龍往問。瞽者曰。某有所往。路遇劫徒。資財蕩盡。饑困至此。雲龍作食與之。問其鄉里。告郡宰送還之。

雲龍生五男。長延光。字伯卿。雲龍沒。代為國學總教。

維新初。徵為大學中博士。所著有國史紀事本末等數十種。次延昌。出冒佐藤氏。次延之。冒佐佐木氏。次延壽。皆以學術聞。次延方。早沒。

○松崎復。字明復。初名密。字退藏。號慊堂。肥後人。

父曰惠法。世業農。慊堂幼聰穎。數歲能讀四書五經。十歲以父意。薙髮為僧。年十五。乃欲歸乎儒。出奔江戶。搜其親族。不能獲。還至武相界。遇盜。盡喪橐銀。彷徨至豆之三島。歎寺門投宿。主僧叩其志。而憫之。作書託之江戶。稱念寺寺主玄門。玄門愛其敏慧。勸為僧。慊堂不肯。曰。若欲為僧。吾鄉之寺乃鉅於此。唯其不欲。是以奔已。玄門知弗可奪。厚助游資。入諸簡順林氏門。寓昌平學。

慊堂在昌平學也。氣力兼人。治經為文詩。斬然駕等輩而上之。居數年。林氏聞其才名。延致家塾。適佐藤一齋亦在焉。相與磨礪。切劘。學業益進。

掛川侯辟為藩教授。食俸二十人口。無幾。侯卒。嗣君立。深識慊堂。政事無巨細。多詢之。慊堂悉力匡翼。所言莫不行。藩法。凡士大夫死無嗣者。許暴納異姓為後。而降祿爵。謂之急養子。慊堂建白。凡如此

者。宜博搜精選。以期於得器。不應期限匆遽。致謬取匪材。其未得之。賜祿如故。則餼粟之費小。而得人之益大。從之。慊堂眞贊之。功率如斯。

朝鮮來聘津島林氏。例當接伴。乃請慊堂以往。從前接鮮之儀。失體者。至是悉革焉。若林氏私見用便服。燕語具書記。投贈從彼而我。乃和答。皆與慊堂謀定之。慊堂學殖淹博。文辭瞻敏。鮮容敬服云。

肥後侯以慊堂其國民也。將請諸掛川侯復之。慊堂謂。出女可以改娶。而娶婦不可再醮。君臣夫婦。其義一矣。吾歸于此十年。所天三喪。不可以移矣。遂

與書其鄉人曰。越鳥飛集於燕。為主人所羅。受其美餌。南望之情雖切。奈主人之恩何。徃復數回。辭旨慕懇切。肥人乃不敢強焉。於是作和陶飲酒詩二十首。以示志。遂乞骸骨。買山于府西羽澤村。荆茅以家焉。所謂石經山房是也。

幕府有召見之命。初見將軍。即日藩侯賜爵用人。別給俸廿人口。其後歲時奉朝請。是歲幕府命。刻侯十萬石以上。各刻典籍。慊堂躍然曰。是盛舉也。張而大之。在吾儕矣。因注古典善本。僅存皇朝。當急鐫者。題曰擬刻書目。獻諸當路。

肥後國主亦召見。即建言請借足利學所藏宋槧五經注疏而梓之。事始就緒。而慊堂嬰疾。及病。尚說修經事。媿媿口占。以授徒。至瞑目然後已。

弘化元年四月。易簣於山房。享年七十有四。門人商議卜地於郭西。目黑村長泉院。以葬焉。慊堂嘗有家園。萬里不歸得。且住都城西盡村之句。故其宅兆亦措之郭之極西。遵素志也。

所著有接鮮紀事。接鮮瘠語。游豆小志。換骨志。喜游東阪錄。日錄。文詩。所校栞。有影宋爾雅。陶子集。三謝詩。其審定十二經。及五經文字。九經字樣。刻已

成。孟子大戴記。則不逮成云。

慊堂資性真摯。厚於人倫。誘掖後進。惟恐不及。視人危急。赴救如水火。雖其骨肉至親。趙起不敢為者。獨忘身從之。孤兒寒士。及貧不能嫁者。賴以獲所者。不可勝數。其或負恩。及或有過惡。洒然不留於臆。若始不記其事。諸故舊死者。逢忌日。雖遠必往掃墓。不以風雨寒暑少懈。先侯墳墓在箱根。距都三十里。屢往而拜之。玄門死。視其子。如視玄門前。後交游甚廣。最與狩野掖齋相推重。自言。吾志於復古。得之掖齋為多。晚年聞望益隆。閣老參政或

至交滕咨誼。然幄議邃秘。人莫得而聞之。故不能傳也。

鹽谷宥陰年十九。始執贄慊堂。爾時宥陰客氣甚盛。高談放論。以為快。是以初見日。即及熊澤蕃山事。慊堂喻以功名不可期。儒者之業。唯在經義文章。宥陰後大有所悟云。

慊堂嘗與書林茗澗曰。古之學者。專力絃誦。依其法。簡緣省事。就靜僻閑院。取九經三史等書。各誦五六千言。其間則依朱子讀書法。益研尋其義。如此數年。學庶乎達矣。

○齋藤馨。字子德。號竹堂。通稱順治。仙臺人。世仕伊達氏。

竹堂幼而穎敏。其在仙臺就學。諸儒官屢稱其文才。及來江戶。游增島蘭園之門。蘭園亦深許其該博。遂入昌平黌。與一時名士文人。上下其議論。業大進。老儒碩學。皆嘆賞。待以別格。既而西經京攝遊。山陽鎮西諸州。又好探近郡諸名勝。有報桑錄。鍼盲錄。游毛觀梅諸遊記。

竹堂歸省鄉里。整頓家事。携母及妻。再來江戶。下惟於下谷相生町。聚徒教授。名聲益起。

仙臺侯聞其名。將擢為儒員。不幸罹病。綿悞彌留。遂下世。年僅三十八。葬於高輪東禪寺。

竹堂病革。自知不起。援筆題詩曰。

阿母東迎百里程。晨昏齋志若為情。唯餘一事幸然處。埋骨青山伴二兄。

竹堂有二兄。皆好學。客死于江戶。而竹堂亦死于江戶。人皆哀不幸。

大槻磐溪聞竹堂赴也。嘆曰。噫。斯人而至於斯。實文運之一阨也。吾豈獨為一人慟哉。方今海內宿儒老輩。彫喪殆盡。而晚出後進。任斯文之責者。誰耶。

當是時。以子德之才之學。張壇坫。建旗幟。固足以一振頹風。而鼓舞文士之氣矣。而中道不終。可勝痛哭哉。設使天假之年。以終其志業。攀東涯而駕白石。亦匪難也。

所著有藩祖實錄。盡忠錄。奧羽舊事。讀史贅議。蠶蠹傳。佔畢餘音。蕃史。洋觥。孟浪語。鴉片始末。竹堂文集。竹堂詩鈔。

竹堂軀幹短小。而又短視。衣服不飾。容貌恂恂。不敢放言高論。故不知者。視以為尋常書生。及數接者。其稿聞其論。駭汗俯服。始敬之。其在江戶。古賀賴

菴。安積良齋。野田笛浦。梁田星巖。諸大家。稱揚不
容口。而羽倉簡堂尤推服。推為益友。其西遊也。齋
藤拙堂。篠崎小竹。後藤松陰。虛左待之。小竹嘗云。
婉轉玲瓏。王走盤。讀子德文。使人發痴心。謂其才
不可及也。

其遊鎮西時。訪豐後帆足萬里。萬里以碩學自重。地
去江戶遼遠。未聞竹堂名。將命者報其來訪。萬里
曰。余有事。留十日。乃可相見。竹堂笑曰。十日之間
將在江戶彩雲之中。拂袂去。子德歸。日語人曰。帆
足先生。誠豐人也。

竹堂嘗論文曰。明來學士文雄大。抑却有和臭。吾邦
佐藤一齋。文章精鍊。無此弊。抑亦有意於以助字
為漢文。識者以為知言。

○藤田彪。字斌卿。通稱虎之助。後更誠之進。號
東湖。仕水戶藩。

東湖如而奇穎。稍長嗜武藝。不甚喜讀書。年踰弱冠。
慨然自奮曰。絳灌無文。隨陸無武。古人所笑。丈夫
奈何不學。遂刻苦讀書。

東湖年十四。會父幽谷祇役於江戶。往而寓其舍。始
見龜田鵬齋。太田錦城等。亦時遊岡田十松之門。

試槍術。初東湖學十字槍法於某氏。獲所謂免許者。自知華法不適用也。至是從伊能一雲齋。學其槍法。及幽谷竣事而歸。留東湖。寓於吉田愚谷之舍。戒曰。文武之道。相待而為用。不可偏廢。汝勿效腐儒之為。勿混武人劍客之流。於是東湖慨然奮發。命所居之舍曰不息。取諸乾象辭。時烈公以哀公介弟。在藩邸。聞之。親書不息二字。賜之。及幽谷沒。襲二百石。補進物番。為彰考館編輯。攝總裁事。論館中五事。其目曰。心術不正者。不宜居館職。曰。正人實學。不宜廢棄。曰。攝職之撰。不宜在彪

曰。史業督課。不宜迫蹙。曰。虛文粉飾。不宜助長。議論剴切。文辭雄健。頗震一時。東湖謂。今論川口嬰。卿不宜居館職。而無一言責嬰。卿豈不愧於心乎。乃裁一書。勸嬰。卿以引過乞間。言辭激切。一藩掉舌。

亞米利加人航海來於常陸大津村。幽谷竊謂東湖曰。頻年外人窺窬邊海。其謂之何。而舉世姑息。喜無事。則堂堂神州。無一具眼人也。吾甚愧焉。汝速赴大津。其有所謀矣。吾不幸。唯有汝一男耳。汝而死。則吾祀絕矣。是吾與汝命窮之時也。汝勿顧慮。

東湖慨然曰。謹奉教矣。因速辨行裝。會有飛使告曰。放還外船。父子恍然。相顧潸淚云。

東湖容貌魁岸。眼光射人。人一見。服其聰明。而愛其容衆。人有寸長。推獎不措。常延異能之士。酣暢談論。時或詞賦唱酬。詞采煥發。亦能使入屈服。當此時。海內之士。論人才者。必屈指於東湖。聲名震天下。

藩侯哀公病篤。繼嗣未定。人心恟懼。有飛語曰。万一公病有不可諱。則將請大將軍庶子清水侯。以為嗣。一國愕然。時有哀公弟敬三郎君在焉。東湖曰。

若奉清水侯。則將措敬三郎君於何地耶。於是憤激將來江戶。筮之不吉。東湖投策曰。見吉而行。見不吉而止者。尋常人事耳。至於大事。則固不可以吉凶變其節。今既決死。則不吉既兆。又復何筮。遂與諸同志。馳抵江戶。皆謂執政有司。既不足與責。所可依賴。唯有守山侯耳。請支藩守山侯。論繼嗣事。侯許諾。數日公薨。有遺書。題曰。朶雲片片。首載立敬三郎君之事。於是敬三郎君襲封。是為烈公。東湖曰。既不請而出境。又相率震駭府下。其罪不細也。然信宿至今者。以其無君也。今既有君。不宜

暫躊躇。即夜上塗。還水戶。

烈公既立。知東湖有異材。擢為郡奉行。三遷至側用人。班馬迴番頭。公方網羅一國人才。布列內外。皆號為稱職。而至於通古今。達事體。則東湖為之冠。故公眷遇尤渥。入則參預機務。出則應對四方。公每出新令。東湖一秉筆。頃刻而成。凡公之施為。光明正大。一新天下之耳目者。東湖尤有力焉。

東湖常謂曰。蘇軾有言。道義貫心肝。忠義填骨髓。直須笑談於死生之間。余深服斯語。以為蘇子斯語。可以注孟子浩然之氣也。夫浩然之義。孟子既曰。

以直養。又曰集義所生。又曰配義與道。其所以示久。反覆丁寧。不一而足。推其說。則大學所謂心廣體胖。中庸不愧屋漏。論語內者不疾者。皆浩然之地。而非胸中別有一箇盛大之物也。後世黃吻耳學之徒。或以毫放磊落。跌蕩不羈者。為浩然之氣。大非孟子之本意。何者。豪放跌蕩之人。固愈於小廉曲謹。稱鄉愿者。万万。而苟欠獨慎內省之工夫。則不能無行不慊於心者。小不慊。則斯氣歇然。餘於中。安在於其為浩然哉。必道義貫心肝。忠義填骨髓。然後正氣充實於其中。及其至。則可塞於天。

地之間矣。

幕府俄命烈公。傳國世子。東湖亦獲罪。屏居小梅別墅。東湖之被禁錮也。既自閉戶。默處亡幾。監察府僚吏率工而來。檢視舍地。凡有寸隙者。皆以板塞之。又以板掩門戶。固釘而去。於是米鹽不繼。薪水不通。乃請北隣主人。竊穿其墻。纔通食。東湖家素貧。至是益窮。衣服器物。沽却殆盡。唯餘一轎。竊約賣於一賈人。而無門戶可通。乃止。或謂東湖曰。甚哉先生之迂也。倘欲得金。則作一券。以轎當債。何必沽却之為。東湖從之。賈人不可曰。凡取物於己。

除快

貸金於彼。所以為質。今轎在夫子之舍。又貸金於夫子。焉在其為質。僕安恃一紙券書。而待夫子門戶開哉。東湖取其理。不復詰。每缺酒錢。熟視轎自失耳。

東湖之獲罪於幕府。窮愁無聊。無所自訴。於是取其平生出處大節。君臣遭遇之際。乃國家所以盛衰變故不一者。論次成一書。曰回天詩史。又著常陸帶。及後東湖遇赦還鄉。或就而叩之。東湖曰。時事吾不欲言矣。欲詳吾行與志。則有回天詩史者。乃自把讀之。慷慨扼腕。繼以淚。且曰。此書前日未可

出。出。則有奇禍。顧今已十年。國家方恭。此書可以出矣。

東湖得免還鄉里。烈公受命幕府。議防海之政。乃召東湖。至江戶。復原職。東湖夙憂邊塞之事。計畫頗熟。所持論。或與時牴牾。東湖慨然賦詩云。白髮蒼顏。乃死餘。平生雄氣未全除。寶刀難染洋夷血。却憶常陽舊草廬。讀者振腕。

東湖初稱虎之助。後南山公感其報國之誠。確然不撓。親書誠之進三字。賜之。於是更稱誠之進云。

東湖初寓江戶。所居之舍。極為狹隘。會夏秋之交。炎

熱逼人。自奮曰。大丈夫苟居天下之廣居。則室之廣狹。於我何哉。

東湖天資豪爽。夙有大志。以明大義正人心為己任。以敬神振武為政教根本。蓋無不本於家學者。每遇大事。以死自誓。無所畏避。皆遵父幽谷遺訓云。謫居詩存云。余以五月六日。奪職謫居。九月十六日。有命。收余田祿及茅宅。給以月俸。賜宅於武隈云。云。詩曰。何唯落職負君公。今日無田祭迺翁。世態變遷人莫怪。東湖顛倒作湖東。自注梅巷舊廬。仙湖當其東。所以有余號。而武隈在湖之東云。

嘉永中外舶屢來。邊境繹騷。孝明天皇深憂之。而嘉烈公留意邊備。繇此東湖名。亦嘗得上聞。訃至京都。天皇震悼。有失人之嘆云。

東湖謂曰。士苟欲教育子弟。則其幼也。居之城下。講武學文。以立其志。及其心術志操。不可奪。則出之於江戶。汎愛親仁。以廣其固陋。周旋士君子之間。以醫其粗俗。則天之所以與我者。自陶冶練熟。庶乎可以無大過不及矣。斯論非獨為我水戶發也。安政二年十月二日。江戶地大震。東湖以是日沒於藩邸。享年五十。烈公悼惜。命歸葬鄉里。明年親題其碑。曰表誠。命其臣青山佩弦齋為銘。

○會澤安。字伯民。通稱恒藏。號正志齋。水戶藩人。

其先駿河人。徙常陸。世居久慈郡諸澤村。有仕官者。不亦甚顯。父恭敬。以廉吏聞。水戶藩人物。享和文和為盛。而藤田幽谷為之翹楚。正志齋即其高第弟子也。

正志齋自幼警敏。好學。為彰考館寫字生。初班留付。還江戶。班步士。尋命侍讀諸公子。時烈公最幼。尋為步士。轉小十人。遷馬廻。還水戶。數歲為進物番。

及幽谷沒。攝影考館。總裁職。尋以病辭職。為教授。後烈公擢為郡奉行。轉小姓頭總教。前後增秩。至二百五十石。

父恭敬。終於大坂。母根本氏。終於江戶。相距僅四旬。正志齋東西奔走。艱苦万狀。而善執古禮制。外心喪三年。

亞米利加船至常陸。大津村。船人登陸彷徨。正志齋受命。往而筆語。亞人不敢告實。正志齋詰問。亞人屈服。

幕府有攘夷之令。正志齋著新論五篇。獻哀公。其後

邊境有事。天下之志士。爭作邊備策論。而正志齋則二十年前既獻之。

哀公不豫。繼嗣未定。人心洶洶。正志齋與藤田東湖等。來江戶。有所建白。已而哀公薨。烈公襲封。於是識其可用。召見咨詢。及公就國。屢臨正志齋居。公開廣言路。容納讜直。正志齋啓沃居多云。

烈公致仕。國事一變。正志齋致仕。稱憇齋。無幾得請幽屏。四年而還家。時幕府方議邊備。召烈公參畫。公思正志齋忠懇。再賜祿。

大將軍溫恭公。召見諸藩老儒。正志齋與焉。時年七

十四。烈公賜手書曰。今日光榮。比之前日幽囚。一何懸絕。卿其倡導實學。勿負今日之恩。命班新番頭。賜以名刀。

藩侯祀鹿島神。及孔子於弘道館。正志齋創立館制。賜銀絹勞之。以老辭職。侯優勞不許。親書仁者壽三字於磁盃賜之。

正志齋少時。藤田幽谷稱之曰。之子弱齡。頗慷慨有氣節。讀書學劍。不汲汲於升斗之祿。其父久困小官。多口而薄俸。時人以書生迂乎求仕。屢說渠以奔走勢要之門。而渠耳如不聞。自守泊如。亦可奇。

也。是其所期。蓋在遠大。而異日能傳其學者。果正志齋也。

幽谷志在經世。不遑著述。晚年始欲筆之書。不幸而沒。子東湖才氣超邁。亦中道而沒。正志齋深悲之。遂肆力著述。焚膏繼晷。未嘗懈怠。然其所以自任者。不在著述。而竟著之簡冊者。蓋不得已也。

所著甚多。孝經考一卷。中庸釋義一卷。刪詩義一卷。典謨述義五卷。讀論日札四卷。讀書日札三卷。讀易若干卷。讀周官三卷。正志齋雜錄一卷。新論二卷。迪彝篇一卷。艸偃和言一卷。學制畧說一卷。退

食閑話一卷。洙泗教學解一卷。及門遺範一卷。下學通言七卷。責難解一卷。泰否炳鑒四卷。江湖負暄三卷。讀直昆靈一卷。讀葛花一卷。閑聖漫錄十卷。豈好辨一卷。千島異聞一卷。兩眼考二卷。三眼餘考一卷。息邪漫錄初篇二卷。正志齋文稿。同詩艸若干卷。

文久三年以病終於家。享年八十二。葬於千波原先塋。

○鹽谷世弘。字毅侯。號宕陰。一號九里香園。生於江戶愛宕山下。其生也。有以落金兜整遺者。

因稱曰甲藏。

宕陰為兒。嬉戲常裝軍容。執麾踞床。群童俯伏。莫敢譁。父挑蹊奇之。口授句讀。朗朗上口。稍長。誦四子五經。出就外師。嶄然見頭角。十六歲入昌平校。歲二十一。遊關西。千里單行。文章滿囊。歸呈父。父悅。曰。兒能成吾志。吾無憾矣。

父挑蹊歿。宕陰下帷教授。以養母。宕陰既喪。父風樹之感。不能自己。承顏先意。定省溫涼。色養備至。而家道窮縮。不能具甘旨焉。松崎慊堂者。當世碩儒也。宕陰嘗師事之。於是深憫其窮。為說其藩濱松

侯乃擢為文學。賜十五口。適藩侯為首相。勵精勤職。改革弊政。宥陰備顧問。知無不言。言無不盡。嘗上書極諫其過失。自意必獲嚴譴。閉戶不出數日。侯嘉納其言。賜物賞之。

一日濱松侯請宋柴望所著丙丁龜鑑。避之。命宥陰做其體。以編輯本朝事蹟。名曰丙丁炯戒錄。又命重修家譜。先後數年。宥陰獨力任之。及侯退老。嗣君如冲。以宥陰為輔導。宥陰感其知遇。啓沃輔弼。鞠躬盡瘁。以積勞增俸至二百石。與聞國政。宥陰以文章名。每一篇出。人爭傳誦之。天下之士。識

與不識。咸曰。宥陰我歐陽氏也。

先是清國有阿片亂。宥陰聞之。惕然起曰。剝膚之漸。實在於此矣。作阿芙蓉遺聞。著籌海私議。備論海防。自序阿芙蓉彙聞云。嗚呼。棲諸夷於澳門者。滿清之履霜也。庚子之亂。其戰龍也。乃自我而觀之。西海之烟氛。又庸知不其為東海之霜也哉。至是墨利堅人來有所要請。朝議不決。人情怵怵。荷擔而立。宥陰日夜憂念。殆廢寢食。數作書疏。以上當路。又疏造軍艦便宜二十條。以進焉。當是時。慷慨論事者。往往獲禍咎。或為宥陰危。微諷說焉。宥陰奮

然曰。吾為國家盡心焉耳。禍咎非所顧也。最後著
隔鞞論。竟不復言時事。

其學。經經緯史。以為實用。其治經。不墨守宋學原諸
漢注。參諸唐疏。必得其是而後止矣。其教人先立
志。立志期為人。聖人人倫之至也。事親致其孝。事
君致其忠。推之夫婦長幼朋友之間。而皆致其理。
如是而已矣。程明道十四五歲。便學聖人。朱晦菴
八歲。題孝經曰。不如是便不做人。學者自期。宜如
二先生然。

前後入門者數百人。邦君諸侯亦多執弟子之禮。後

或有為閣老參政者。宥陰不復通謁。

幕府有徵命。初見昭德公。尋為儒官。賜二百苞。別支
給十五口俸。於是宥陰欲紀列祖政績以報國恩。
乃請修史。見允。纂述經年。纔迄大猷公而罹末疾。
以慶應三年八月廿八日。易箆於私第。年五十有
九。葬於府北谷中天王寺。

初宥陰病。皇國史乘之未備。欲記織豐二氏以迄德
川氏。其在舊藩也。嘗請開史局編國史。不行而止。
及其得神志。亦無幾。罹疾。淹淹伏枕。手猶不釋卷。
而天不假年。吞憾而歿云。

宥陰雖以文學興家。不喜以儒稱。嘗語人曰。儒學人道者也。人孰不為儒。上而天子諸侯。下而士農工賈。皆儒也。世豈別有一種儒者乎。予士也。非儒。學槍伎於上原某。受兵法於清水赤城。覃思研精。頗窮蘊奧。作長沼澹齋傳。嘗賦詩曰。不願死入儒林傳。輕甲一聯藏在家。蓋實錄也。然平生不對人說兵。人亦不知其通兵法也。

其容貌端莊。寡言笑。嚴以持已。寬以待人。與物不設畛域。無貴賤。一以誠信接之。某公子賢而厄。宥陰多方周旋。終致顯達。屢傾資財。以賑族人。推轂人材。振恤窮厄。皆此類也。

為近古史談引云。惜昔從山陽賴氏於京師。晡間侍酒。縱譚前古英雄事蹟。以為常。嘗曰。余弱冠游江都。在尾藤二洲塾。翁杯酌間。好說戰國事。醇乎篤行君子。而其中乃有如此者焉。余曰。亦非由有所謂日本膽耶云云。又題妍醜一覽云。吾日無涕。但聽忠孝節烈之事。輒泣矣。幼時從家慈。觀演戲忠臣藏者。絃歌鼓笛之音。紅紫錦綺之色。眩目湧耳。而余獨咽泣不能語。詰旦照鏡。則双睫紅腫如繡。家慈笑語人曰。之子平日未嘗泣。而今乃如此。何

其與辨慶安宅關之事似也云云。其天質可想也。其為詩。直寫其意。不屑磨銀華飾。然徃徃可誦。其米澤雜吟云。

蠶工紡手各為儕。不見紛華花柳街。錦綺功成皆貢賦。滿城無女挿銀釵。

嘗懸牌于室云。世弘百事皆劣。至於筆翰殊甚。有人需字。多方峻拒。時或不得已應請。揮訖展看。自覺面目可憎。為之愀然不樂者累時。世之君子儻憐我乎。幸勿使我憎吾。宥陰嘗作茗釀二十勝小記。二十勝者。曰廟庭丹桂。曰區中梅叢。曰廟西櫻花。

曰聖林夜雨。曰篁裏孤挑。曰樹間鶯語。曰學窓芭蕉。曰四埭黃葉。曰廟屋鸛巢。曰後圃黃菜。曰後衢市聲。曰茶溪秋月。曰昌平橋行人。曰駿岡花卉。曰櫻埒高柳。曰礫川晚靄。曰台丘夕陽。曰寬永寺晨鐘。曰芝海朝爽。曰蓮嶽晴雪是也。

少時耽讀史傳。常欽慕良將偉人忠烈之事。及遊關西。聞某原有某帝陵。某野有某人墓。則跋履山川。披荆棘。踐蒿萊以訪之。其過長篠也。探甲將斷碣。剝苔檢字。導夫訝之曰。君得無甲士之遺胤乎。何其搜索之詳也。其癖古如此。

所著丙丁炯戒錄二卷。丕揚錄九卷。阿芙蓉彙聞七卷。籌海私議一卷。隔鞞論一卷。太統歌一卷。鞭駘錄二卷。視志緒言二卷。學制彙集二卷。日乘若干卷。享保叢書若干卷。昭代記若干卷。宥陰存稿六卷。

○安井衡。字仲平。號息軒。日向人。

先世出羽人。有安東貞朝者。為上野介。徙其采邑安井村。因更氏焉。七傳至家朝。西徙日向。事飫肥侯之先光臺公。家朝十三世孫。曰朝宜。朝宜生朝中。朝中生朝長。朝長子朝完。號滄洲。以學行聞。息軒

即其次子。生於日向清武鄉中野里。

息軒長不滿六尺。面有痘疤。貌寢而識明。色溫而氣剛。飫肥僻在西南海隅。士習樸陋。不喜文事。息軒獨發憤讀書。矻矻匪懈。曰吾治六經。欲開物成務。不幸吾道不行。託之文字。則當求知己於天下後世。若夫區區毀譽。不足以置齒牙。年甫踰冠。東游大坂。見篠崎小竹。小竹與語。大驚。賦詩贈之。後至江戶。入昌平黌。執贄松崎慊堂之門。慊堂一世宿儒。於人慎許可。語其徒曰。安井生。古人也。吾豈可弟子視之乎。其考訂石經。多詢之息軒云。

欽肥侯東勤。以息軒為侍讀。明年創建藩學。遷助教。命巡覽九州。息軒撰觀風抄一卷。上之。侯知其可用。引參機務。革諸弊制。為權要所阻格。息軒不悅。丁父憂。服闋。辭職東行。再入昌平。尋寓增上寺。僧寮。楨戶苦學。以究聖賢出處進退之旨。考禮樂兵刑古今沿革之故。畜為道德。發為言論。恍乎若有得。恢恢乎有餘地。及其聚徒授業。四方俊秀來集門下。而曩時忌息軒者。先後即世。一藩翕然。輿誦歸焉。侯乃擢補用人。給祿百石。息軒移病請閑。仍參預藩政。

嘉永癸丑。美利堅艦來求互市。諸侯各修邊備。息軒謂羊質蒙虎皮。其不取敗者幾希矣。因著海防私議一卷。論製艦鑄礮築堡蓄穀之方。水戶烈公聞而善之。使其臣藤田東湖就詢時勢。且手書足食足兵民信之七大字以贈。他日與左右談兵。輒曰。無乃羊質虎皮乎。於是息軒望益隆。幕府辟之。給以祿二百苞。職俸十五口糧。舊制林氏世掌學政。說經專用朱註。而儒員大抵出於其門。息軒崇尚古學。顧膺此選。異數也。

慶應丁卯。詔廢幕府。明年六師東下。府兵往往屯聚。

拒命。息軒慮門弟子或黨之。避地郊外。彥根侯受業。息軒請館之。別業。餽二十口糧。禮待備至。然息軒思舊君不已。欲復籍。飲肥。飲肥。侯乃延為世子師。餽二十口糧。固辭不許。遂受其半。或有薦之於朝者。辭以老耄。其親王召使講經。亦辭不往。曰。西方鄙人不嫻禮節。

息軒篤信好古。鑽研經史。尤用力漢唐注疏。參以衆說。考據精核。能發先儒所未發。作文取法唐宋。上溯秦漢。古色蒼然。筆力扛鼎。旁曉算數。嘗曰。聖門六藝。數居其一。經國行軍。莫不由焉。近世學者。高

談性命。曾不解二五為十。沿流討源。宋儒不得不任其責。門人有問洋教是非者。為撰辨妄一卷。然至天文地理工技算數。則參取洋說。可以見其持論之公矣。

息軒性淡泊。儉素自奉。殊嗜困。客至則默坐下。子忘機於輸贏之外。其宰白河也。吏胥來賀。繁然華服。各齎酒饌。至。息軒垢衣敝袴。延與對局。饗以疎糲。乃愧赫去。更相告誡。未赴任。而邑俗去奢趨儉云。

文久中。德川氏妙選師儒。其擢自藩國。列昌平黌教。

員者三人。曰鹽谷宥陰。曰芳野金陵。曰息軒。息軒齒最長。學最邃。然是時四方多故。幕府政衰。息軒屢獻言當路。不報。晚任白河代官。亦未行而罷。乃告老致仕。專事著述。學者傳誦其書。安井先生之名遠聞海外。

鹽谷宥陰送息軒序曰。仲平間從其君。祇役江戶。所居舍。湫隘樸陋。塵埃滿席。而讀書之灯常炯炯。時從師友。出其新得。輒即驚人。戊戌歲。遂辭官挈家。來就學於江戶。居無幾而逢火。資財蕩盡。未踰年。季女又病痘夭。仲平自降祿爵。離桑梓。孑然僑居乎三千里外。竈突未黔。暴逢不虞之難。人倫之變。皆人所不能堪。而志氣不少撓。讀書日必盈寸。作文年可以囊計云云。

所著管子纂話十二卷。左傳輯釋二十一卷。論語集說六卷。息軒文鈔四卷。粹行於世。書說摘要四卷。戰國策補正二卷。讀書餘適二卷。靖海問答一卷。料夷問答一卷。外寇問答一卷。軍政或問一卷。忍艸一卷。睦餘漫筆三卷。其他三禮毛詩諸書注釋。未脫稿者。又若干卷。並藏於家。

清國江蘇按察使應寶時。讀管子纂話左傳輯釋。稱

其精核。為製序文。朝鮮禮曹參議金綺秀來聘。告
 入曰。吾聞日本有安井先生。恨歸期已迫。不得相
 見。乃書息軒二字贈之。息軒為外人所推服。如此
 則海內之欽仰可知。
 明治丙子九月終於東京土手三番街僑居。葬於駒
 籠養源寺之塋。享年七十八。生二男。曰朝隆。曰謙
 助。並先沒。以謙助遺孤子菊承後。

近世先哲叢談卷下終

明治十三年七月十日板權免許
 明治十三年十月二十五日出板

定價金五拾五錢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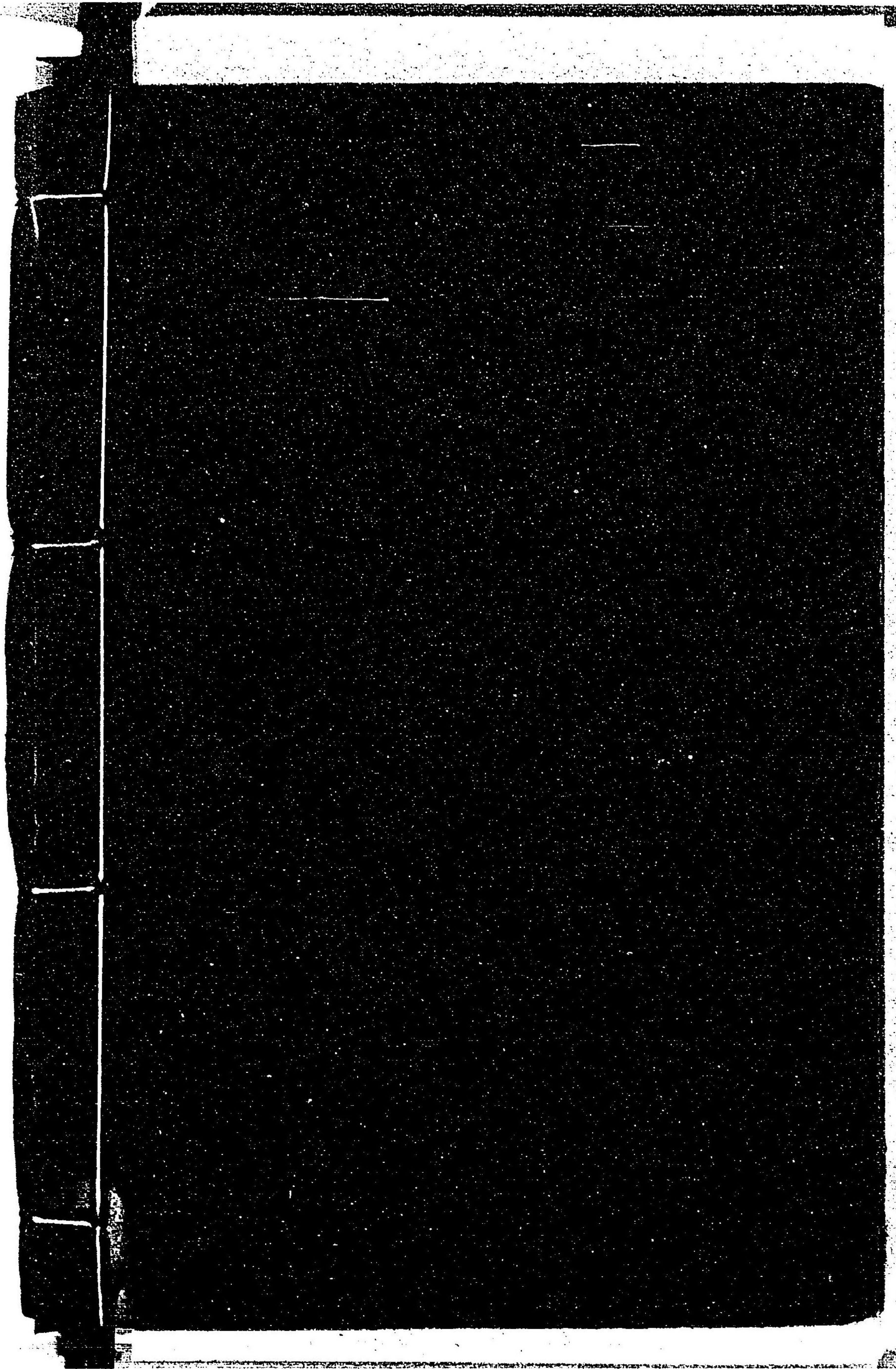
著述
 出板人

松村 操
東京淺草東三筋町
 五十九番地
 岩崎好正
神田區雜子町
 三十二番地

發兌書肆
 大塚北久太郎町
 同 安五町四丁目
 西京三條通寺町
 東京日本橋通三丁目
 同 三ノ間坂三丁目
 同 芝區三島町
 同 神田區雜子町

柳原喜兵衛
 此村彦助
 福井源次郎
 福田佐吉
 稻田佐吉
 山中兵衛
 巖

30
 4
 53



特32
809

大日本教育圖書館			
函	五	卷	五
架	五	冊	八
號	四	冊	冊

大日本教育圖書館
函架五卷五冊八冊
冊號四冊冊